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企业家聚会杀人事件

火车站杀人事件



企业家聚会杀人事件

神探柯南系列

No.1 重要的聚会

“天野龙治！不就是那个有名的大企业家吗？”小兰看著邀请函，惊讶地问著。

“是呀！他可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商业钜子呢！”小五郎回答说。

“这么有名气的企业家怎么会邀请爸爸去参加他们公司的年终聚会呢？”

“喂！我也算是全日本最有名的名侦探——毛利小五郎耶！名企业家邀请名侦探有什么不对呀？”

“……呵呵呵”柯南在一旁苦笑。

——天野的别墅——

“哎呀！毛利先生！欢迎欢迎！我就是天野龙治，您好您好”说话的就是大企业家天野龙治(50岁)，他的身材矮矮胖胖，看起来不像个名人。

“喔！这位就是大侦探毛利小五郎啊！久仰久仰！”

“哪里！想必你一定就是天野先生的夫人吧？”

“没错，敝人叫做天野实惠(42岁)。”

“好啦！各位，废话就不多说啦！请进来吧！”一行人进了天野的别墅。

“哇！我本来以为像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所举办的年终聚会一定会有很多人参加的，没想到只有四、五个人啊！”毛利有点惊讶。

“哈哈！毛利先生，这次聚会我只邀请了本公司重要的职员，也可说是本公司的高级主管聚会！”天野笑著回答。

“啪啪！”天野拍了拍手“各位！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名侦探毛利小五郎！”

“喔喔！原来他就是毛利小五郎啊！”四周响起了一片惊喜的声音。

“来！我为您介绍介绍，毛利先生”天野带著毛利一一介绍。

“这位是松下广彦(30岁)，我的得力助手。”“您好！敝姓松下。”

这个人身材高大，一点也不像在商界屡创佳绩的大企业家助手。

“她叫做加藤真纪(24岁)，是我的秘书。”“嗨！毛利先生！”

“还有这位佐佐木雄二(41岁)，他是公司的高级主管之一。”“你好！”

“至于这位则是美国分公司的社长，土居正勇(48岁)”“很高兴见到你，毛利先生。”

“这场聚会所出席的来宾来头还真不小！”柯南在心里想著。

“咦？”柯南注意到了一个人站在墙角的人。“小兰姊姊！”

“嗯，什么事？”

“那个人……”柯南指向墙角的那个人。“是不是小渊广治？”

“没错！他就是那个名作家小渊广治(29岁)。”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呢？”

“听说小渊广治是天野龙治的亲生儿子，但是因为小渊不肯继承天野龙治的公司和遗产，所以他们就断绝了父子关系了”“原来是这样子啊！”柯南似乎懂了，不过它还是不了解小渊为何要参加这场聚会。

天野好像也发现了小渊“你来这里做什么！”

“哦！难道我连参加一个曾经对我有恩的人所举办的聚会都不行吗，天野龙治先生？”

气氛突然变得很紧绷。

No.2 密室杀人？

“哼！你是没有资格来参加这场聚会的，小渊先生！”天野相当生气。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都少说几句！”天野夫人赶紧出来打圆场。

“对不起，各位！”天野向大家喊著“我要先回房去了，请你们自行享受这场聚会吧！”天野走出了大厅。

“老公！”天野夫人追了出去。

“真是的！每次都这样！这可是今年的年终聚会耶！如果社长本人不在的话，未免也太不像话了吧！”秘书加藤也有点不高兴。

“没关系啦！真纪，等会儿社长气就会消了啦！”松下这样劝她。

“唔~~”毛利向松下问了一个问题“天野先生平常就是这样吗？”

“是啊！别看社长平常待人和气，但是只要一看到他儿子就气的火冒三丈。”松下没回话，被加藤抢先了一步回答。“而且啊！天野社长他……”

“加藤！”高级主管之一的佐佐木雄二突然喊了一声“这种事不需要跟毛利先生说吧？”

“是……”加藤回答的有些委屈。

“到底是什么事呢？”柯南在一旁嘀咕。

“其实啊！这也是我听说的。”小兰回答柯南“天野先生可能是用不法的手段才把自己的事业弄得这么大，所以呢，小渊先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肯继承他爸爸的事业。”

“原来如此！”“不过你这个女人也太八卦了吧！”后面这句话柯南当然不敢说出来。

“真是抱歉，毛利先生！”天野夫人回到了大厅“原本应该是一个快乐的聚会，竟然变成这样……”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毛利笑著回答后来，毛利和其他的人在客厅中聊了一些关于天野公司的事“哇！已经十点多啦，对不起，恕我失陪一下。”佐佐木说完就走出了客厅。

“那我也去准备一些点心给大家吧！”天野夫人走向厨房。

“那我来帮忙吧！”加藤也跟著天野夫人出去了。

“我出去看一下车子。”松下也离开了。

不久后，小渊也离开了客厅。

客厅内只剩下土居正勇和柯南他们三个人。

“不好意思，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还请见谅。”土居苦笑著。

“啊，对了！”毛利好像想起了什么“土居先生……”但是话还没讲完，就传来一阵尖叫声。

“呀啊啊啊啊啊~~~~~”“怎么回事？”“是真纪小姐的声音！”

“快去看看啊，叔叔！”柯南督促著毛利。

“发生什么事了？”松下也从前门跑进来。

“不知道！赶快去看看！”

五个人赶到真纪的地方。

——天野的房前——

“怎么了？”

在天野的房前有加藤真纪、佐佐木雄二和天野夫人。

“天……天野社长他……”佐佐木惊慌的说。

“什么！”毛利冲进房内，却发现了天野的尸体，胸口附近插了一把利刃，而且头部撞击到一旁的雕饰品，也有大量的出血。

“怎……怎么会……”松下相当惊讶。

“叔叔，你看！”柯南指向窗口。窗户是关起来的，而且还挂著一支钥匙。

“那是……”“这房间的钥匙。”松下接口说。

“难道说……天野夫人，你们刚才到这里来的时候，门是锁著的吗？”

“是啊！是我请佐佐木先生将门撞开的。”

“这房间又位于三楼，这么说……”毛利坚定的说。

“这是一桩密室杀人案！”

No.3 找出线索

“这么说来，案发当时除了土居正勇先生和毛利老弟、小兰以及柯南四个人以外，其他人的不在场证明都难以成立喽！”说话的是目暮警官。“但是，为了确定还是再听一遍比较好吧！”高木警官有些不太放心。

“好吧，就由发现尸体的天野实惠、加藤真纪和佐佐木雄二先说吧！”

“当我老公被杀害时，我正准备大家的点心。”

“我和天野太太在一起。”

“我在打电话”“哦！打什么电话呢，佐佐木先生？”目暮警官问道。

“打给我的客户，我本来跟他约好了要在十一点去喝酒的，不过看这情况，大概也去不成了。”“那么松下广彦先生呢？”目暮警官又问。

“我那时在外头检查车子，因为我的车子在路上好像就出了一些问题。”

“那你呢，受害者之子——小渊广治？”

“我？我只是出去走一走而已。”小渊回答的漫不经心。

柯南想起了当时的情形。

当他们听到秘书加藤的尖叫声时，土居的确是和柯南他们一起待在大厅，而不久后，松下才从前门跑进来，至于小渊则是到了大家都发现了尸体后才出现在众人面前。天野先生死亡的时间正好就是大家都离开大厅的时候，就时间而言，松下也不太可能犯案，这么说……是小渊吗？他犯案的时间的确很充裕，也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可是……

“等等，当时那个人……为什么知道那件事？”柯南又摆出了他的标准沉思姿势。

“什么！真的吗？”毛利突然大叫。

“是……的，当时天野夫人是离开了四、五分钟。”加藤好像有点被毛利吓到。

“没错，那时我去拿点心的材料。”

“也就是说，你们两位也有足够的时间杀害天野先生喽！”目暮警官在旁说著。

“嗯……”

这两个人……应该也不太可能。

“我还是回现场看看吧！”柯南跑向二楼天野的房间。

——天野的房间——

“啊，柯南！不能进来，现在还在鉴识中！”高木警官发现了柯南。

“哎呀！没关系啦！”柯南笑嘻嘻的“对了！高木警官！”

“什么事？”

“那个窗户是锁著的吗？”

“对啊！而且当时房间的钥匙也挂在这上面。”窗户是一般的玻璃窗。

“咦？”柯南发现窗户的外框，有被某种东西磨过的痕迹。

“这里也是……”窗户的锁上面也有类似的痕迹。

柯南又发现到在窗户上方的墙壁上有著一个像是滑轮的东西。

“这个又是……”

“喂！柯南，好了吧，可以出去了吗？”高木警官赶紧把柯南送出了房间。

“可恶，凶手到底用什么手法从这个房间逃脱的！”柯南离开了房间。

“我一定会抓到你的，杀人凶手！”柯南在心里发誓。

“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

No.4 得来不易的绝对性证据 —

——大厅——

“可是，天野先生也真可怜，被人一刀刺死。”柯南听到松下的声音。

“算了吧！是他死有余辜。”加藤毫不留情的说。“要不是他……”

“够了！”佐佐木再度阻止加藤说下去。

“讲了又不会怎么样！反正他都已经死了啊！”加藤喊得比佐佐木还大声。

“加藤真纪！你……”

“冷静点，各位！”目暮警官适时阻止了即将爆发的战争。

“但是”毛利开口说“加藤小姐，我还是要请你解释一下，你想说的那件事。毕竟这件事可能是这桩命案关键。可以吗？”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那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时，我们公司也不例外，就当我们陷入危机的时候，社长他却用了极为卑鄙的手段将对手的公司一加一家的搁倒，其中社长的最大对手——古谷建夫还因此自杀了。”

松下、佐佐木、土居还有天野夫人的表情都变得相当凝重。

“嗯~~~~如果是为了古谷复仇的确有这可能，不过……”毛利转头看著小渊“你这家伙也很有可能！”

“哼！毛利先生，我的确是与天野龙治不合，但是我可没有无聊到杀了他啊！”

“总而言之，在真相查明前，请各位留在这里。”目暮警官再度开口。

柯南趁著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跑出了屋外。

——别墅外，天野房间的正下方——

屋外还下著雪，搜索起来特别辛苦，柯南站在天野房间下方思索著。

“当时天野的房门是锁著的，凶手想要诡计从房门走出去是不太可能的，就算他真的从门口走出来，在半路上遇见其他人的风险非常高，这样的话，凶手应该是从窗户逃脱的，但是窗户是锁住的……”

柯南突然发现二楼的水管上的积雪有部分掉落的现象。

“刚才的确是在天野房间的窗户发现了那两条奇怪的痕迹和一个不明用途的滑轮……”

如果真是如此，那个东西应该还埋在雪里。”柯南在雪地找著他想要的证据。

“找到了！果然还在！但是还差一项，光是这点证据是没用的啊！”

“等等……那个人为什么会说……”柯南恍然大悟“好！只要去确认一下就好了！”

柯南跑回了别墅，却在玄关处碰到了小兰。

“柯南！”

“呜哇！”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小兰生气的问。

“没……没有啦！走一走而已啦！”柯南笑嘻嘻地跑掉了。

“真受不了他！”

——天野的房间——

“柯南！你怎么又跑来了？”高木警官好像对柯南的行为有些困扰。

“是毛利叔叔叫我来的啦！他叫我问你说……”

“喔！他是……”高木把实情告诉了柯南。

“果然没错！跟我想得一样。”柯南在心里想著。

柯南走下楼梯，看著四个嫌犯。

“一定没错，凶手就是那个人！”

No.5 证词的矛盾 —

——三楼楼梯间——

“毛利老弟！你到底知不知道凶手是谁了呀？”

目暮警官已经急了。

“伊啊啊啊~~~~想不出来呀！”以毛利的功力，当然不可能知道凶手会是谁。

“哎呀！一定是小渊广治嘛！他不但有足够的杀人动机，也有充裕的时间犯案，所以一定是他嘛！”毛利又在胡言乱语了！

“要我跟你讲几遍！人不是我杀的！”小渊不甘示弱地骂回去了。

“天啊！得赶快让叔叔闭嘴！”柯南赶紧将手表型麻醉枪瞄准毛利。

“咻！”“唔……唔哦……怎么又来了……”毛利刚好跌坐在天野的房门前。

柯南迅速地跑到毛利身后，把变声器调成毛利的声音。

“没错，说小渊先生是凶手，的确是个玩笑。”

“什么！”目暮警官急忙问“毛利老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目暮警官，你先别急，在说出凶手是谁之前，我要先解释一下凶手所使用的密室杀人手法。高木刑警，是否能麻烦一下？”

“没有问题！”高木回答的相当乾脆。

“柯南！”柯南又开始自导自演了“把钢琴线交给高木刑警。”

“是！”柯南从毛利身后跑出来，把钢琴线拿给高木刑警。

“这条钢琴线是我刚才在外面的雪地里找到的。”柯南又很快地跑回毛利身后。

“首先，先请你将钢琴线对折，然后挂在窗户上面的滑轮上”“是这样吗？”高木警官照著毛利，不，应该是柯南的话去做。

“没错！接下来，看见了窗户的锁上面，有一条被类似钢琴线磨过的痕迹吗？”

“有的！的确有一条被细线磨过的痕迹！”

“那么，高木警官，请你将钢琴线的其中一头打出一个小圆圈，务必将结打紧一点。

再将这个圆圈套在窗户的锁上面。”（这里真的很难看懂，就请大家包容一点吧！）

“好了，毛利先生！”

“最后呢，再将钢琴线的另外一头穿过两扇窗户的缝隙之间，这时要请扮演凶手的高木警官爬出窗外，把窗户关起来。”

一切都照著毛利（柯南）意思完成了，高木警官已经爬到房间外面去了。

柯南对著外面喊说：

“听得到吗，高木警官？”

“是，听的很清楚！”

“高木警官，再请你把钢琴线往外拉，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钢琴线因为被外面的高木警官不断地往外拉，套在锁上的小圆圈慢慢地往上拉。

不久后，窗户就很自然的被锁上了。

“这……”“原来如此。”在场的每个人至此终于恍然大悟。

“好了，把锁打开，让高木警官进来吧。”柯南继续他的推理。

“如果要从窗外勉强用线把窗户锁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只要有那个滑轮，一切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原来是这样子。”目暮警官也想通了“那凶手到底是谁呢？”

“我想只要再做一项确认，就能知道谁是凶手了。”

“松下先生，我记得你之前是不是说过：‘天野先生也真可怜，被人一刀刺死。’这句话？”

“没错，我的确说过这句话。”

“那就对了。杀害天野龙治先生的凶手就是你——松下广彦！”

“什么！”“广彦是凶手……”全场每个人都惊讶不已。

目暮警官追问毛利：

“这话怎么说呢？毛利老弟！”

“你为什么会知道天野先生是被刺死的呢，松下先生？”

“想也知道嘛！当初我们赶到案发现场时，天野先生不是胸口被插了一把刀子吗？”

而且警方也这么说啊！”松下赶紧辩解。

“警方？哈哈哈哈！”毛利（柯南）冷笑了几声“那我们的警方人员还真是失职啊！”

高木警官，请你告诉他，天野先生真正的死因是什么？”

“是的，天野先生虽然是被凶手用刀刺倒在地，但他真正的致命伤是头部撞到一旁雕饰品而死。”

“什么！”松下非常地吃惊。

“至于你会说天野先生是被刺死的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告诉你案情的警官说错了，第二种，人是你杀的！”松下低头不语。

“可是，毛利先生”土居在一旁插话“这样还是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实松下就是杀人凶手啊！”

“的确，这样还不足以证明。但是，我之前有叫柯南去观察天野先生房外的情形，二楼的水管积雪有部分的脱落，而且最重要的是，墙壁上异常的乾。照理说，在这种天气中，墙壁上即使不可能积雪，但多少会会有一些熔雪或是水珠之类的液体，但是在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可见是有人不久从这里沿著墙壁回到大厅。当时有离开别墅的只有松下先生和小渊先生而已，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看，是谁的衣服上有著明显的水迹。”

目暮警官看了看这两人后说：

“松下先生，你的衣服上的确有未乾的水迹，事到如今，你还要说什么吗？”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检查屋外的脚印，看你是否有去看你的车子。”

“哼！不必这么麻烦了！”看来松下已经坦承犯案。

“为……为什么松下你要杀掉天野社长呢？”佐佐木问松下说。

“刚才不是有提到被天野整垮的古谷建夫吗？我就是他的儿子——古谷广彦”“你……”“古谷建夫的儿子……”

“我来到这个公司纯粹就是要报仇，为了要杀掉这个害死我爸爸的恶魔。所以我才努力的工作，在六年之内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这六年来，我一直在等待时机，终于这个机会来了，我杀了天野这混蛋……这漫长的六年终于过了，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走吧！”目暮警官将古谷铐上了手铐，坐上了警车。看著警车离去的我们，什么话都说不出口，只能默默地看著警车离去。

火车站杀人事件

神探柯南系列

No.1 好友的到访

这天，柯南收到了一封来自大版的信，信是服部寄来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嗨！”

柯南！我是服部，预计九月八日会来东京，到时候会来找你……。”

九月八日晚上十一点二十五分“小兰姐姐！你好了没？”柯南望著房门叫著。唉！

小兰这家伙怎这么慢啊！

“呼！好了~柯南走吧！”小兰从房里走出来，穿著一身的水蓝色里头白色衬衫，毛利小五郎已招呼一辆计程车来了；待他们坐定后，就直接往火车站去。

米花町火车站“叭~~~”一辆火车正停靠车站，因正值深夜所以只有三三两两的旅客，服部下了车站就看到了毛利他们。

“嗨！小兰！……柯南你也来了啊！”服部热情的说。

“是啊！叫他睡觉也不肯！非要到车站来接你不可……”小兰如此说著。

和叶也跟著服部来到了东京，站在一旁看他们闲话家常，心中非常不是滋味，因为他们的穿著……真像情侣装呀！而且还这么亲热的……简直是要把她气死了。

“咳！我们该到那里去？”和叶清清喉咙的问著。

“哦！当然是去小兰家……”服部高兴的说著，完全不知道和叶的心思。

“对呀！服部，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和叶！我不知道你也会来，所以只好和我睡同一间了。”小兰有些不好意思的说，事前服部并没有提到和叶也会跟来的。

“哦！没关系的~跟你睡在一起也很方便的。”和叶心里想著，方便监视你的一举一动；要拐走服部得先过我这一关！

“方便??”柯南他们不知道她的语意不解的问，但是和叶已轻快的哼

著歌走了。

“啊！哇~~~~~”一声尖叫声在这冷清的车站里蓦然响起，为这安静的夜划下了不安定的讯息。

“小兰姐姐！我们去看看。”柯南拖著小兰的手直往前奔去，毛利及服部他们也不约而同的往事发地点跑去。

只见火车最后一节车厢里倒了一个人，年纪大约五、六十岁；旁边站著一位大概十七、八岁拿著凶器的少年……。小兰一看到那位少年不禁怔住了，这……

他的脸长的很像新一……。

“让开！我们是警察！”目暮警官与高木刑警相偕而来，现场已出现了许多警察；显然的有人去报案了。

突然，柯南的身子震动了一下，目光跟随著刚从另一车厢走出来的黑衣人，是他！

柯南作梦也会梦见的人~黑衣组织之一的成员：杜松子酒及伏加特！使工藤新一变小的始作俑者。服部看到柯南的不自然，顺著他的眼光望向黑衣男子心中已明白几分。

“警官！真的不是我做的……”那名少年对著目暮警官说，但是目暮警官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拿起手拷就要往他的手上套去……。

“等一下！目暮警官！人说不定不是他杀的，而是与他同乘一班火车的人！”

服部语出惊人的表示。但目暮警官可不这么想；“物证已在他的手上；案发当时他又在被害人的身边，所以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好了！我们走吧！”目暮警官说著又要把手拷套上那位少年的手上！

“慢著！目暮警官！再调查一下好吗？说不定……说不定人真的不是他杀的！如果人真的不是他杀的话，那么以后要调查的事就比较难了……”小兰竟也帮著说话，又转过身来求助毛利小五郎。

“咳……嗯……我说目暮……这还是调查一下好了！让那些孩子知道真相死了这条心，你也好办事。”毛利受不了小兰的哀求只好说了。

“好嘛！好嘛！目暮警官……你就答应了吧……这个大哥哥不像坏人啊！倒是这边那两个穿黑衣的叔叔比较像坏蛋！”柯南边说边指向黑衣人。

“啧！”杜松子酒狠狠的瞪向柯南，柯南故作害怕的躲在小兰的背后。

“好了！为了要查明真相，先听听案发经过再决定各位是否放行。大家应该没有异议吧？”目暮警官向著大众发表结论。只见大家异论纷纷，不过也没有反对的声音，他们都想见警官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

目暮警官对著毛利小五郎说“毛利老弟既然对这件事感到怀疑，那就交给你去询问喽！好好的做，不要输了这个从关西来的家伙！”

“哎呀！我就说嘛……他是大名鼎鼎的毛利小五郎耶……”

“是他呀！沉睡的小五郎……他破了许多迷离的大案件……我现在还感到深深的佩服呢！”大家七嘴八舌的谈论著以前的案件；看来大家为了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都不会放过看毛利小五郎的现场推理秀，自然更没有异论了。

“哼！我可没有空闲陪你们在这里玩家家酒！”杜松子酒不奈烦的说。

“大哥……”伏加特紧张的说。

“警官……资料已经出来了！受害者——勇纪则夫，现年五十六岁，是

一家规模很大的电子公司老板！”一名警员匆忙的拿著一份资料跑来报告。

“哦！好！现在就请发现这件命案的目击人说明。”目暮警官职业性质的说著。

No.2 火车列车杀人事件

“好的！我是上火车到这个车厢时看到那名被害人倒在地上，头上还汩汩的流出鲜血，那时候这个人……”指著那名少年继续说“这个人坐在座椅上，手中就拿著凶器……当时我就惊喊出声了……”第一个目击现场的人如此的说著。

“嗯……”服部蹲在死者的身边，东看西看的检查有无可疑的地方，之前跟工藤的比赛因为太过在意及心急才会输了，这次定要让目暮警官另眼相看；因为事实真相只有一个！

当然了，柯南也在东找西找的找寻破案的线索，柯南已发现尸体的怪异现象。

“头部遭受撞击，但这不是致命伤！致命伤应该是这里！”服部指著死者的颈部，伤口只有小针孔大小，但其四周围泛著青黑色。这于柯南的推断一样！

“但这也不能断定不是他做的。”目暮警官指著那位少年说著。

“没错！所以，我要先听听之前死者上来时的状况！麻烦大家报上自己的姓名及上车的时间和所看见的情形。”服部向著大家说著望著目暮警官。

“嗯！”目暮警官示意旁边的警员做笔录。

第一个是名叫涉谷的男子，“我是车掌！那位被害人上来后就直往最后面走去，后面跟著一位女士及那两位穿黑衣的男士，过了一站后，一位戴著黑帽及红色大衣的男子进来，突然一名醉汉冲到驾驶室门外用力撞门大喊要下车，然后那位穿大衣的男子不小心踩到了……”车掌指著服部又继续说“踩到他的脚后走向后车厢！”

毛利转问服部：“服部！真是这样吗？”

服部无奈的说：“对！那位高大男子踩到我的脚，那时简直痛死了！”咦？等等……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服部正在思考时，另一个人开始说话了。

“嘿~~我叫永森裕一，今年 32 岁，因为在前二站时，错过了下车的时间……所以去要求下车……当时驾驶室根本不让我进去，所以我在那里吵闹，那位车掌先生就来制止我，最后我只好又回到座位上后来又想吐，就迷糊的……应该往洗手间去了……现在想想……那时候，我好像有看到一位女士……啊！对了！她在洗手间里，我等到她出来后才进去的。”手指著一名穿著短裙，容貌美丽的女子。

“我叫中野美香！今年 27 岁！没错，我是跟在那老头后面上来的，上来之后就坐在最前面的车厢，后来去上了一次洗手间。”俏女郎吸了一口烟后才缓缓的说。

“我们是去办事的。上来后就坐在靠窗的位子了！没有离开过。”杜松子酒冷冷的说。

“哦！我叫黑羽快斗，今年 17 岁！去了一趟地方正好要回东京，到了前三站时看到那位老头子走进来，我很想睡就小睡片刻了。那时候恰巧有一个妇人就坐在我前面……”那位像极工藤新一的少年说著指著一位少妇。

“我叫西代有理子！是要来参加友人的婚礼而坐上这列火车，之后那老先生上来，我就往前面车厢走去了！”那位少妇说著。

“嗯~~”目暮警官转向毛利小五郎问“毛利老弟，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毛利用著他的脑袋瓜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来。

一名检验人员匆匆的跑来，递上用透明包装袋包著的凶器说：“目暮警官，凶器检验出只有那位黑羽快斗少年的指印！”

“哦~~这样看来真的是你的嫌疑最大的了！”目暮警官说著。

No.3 迷离的案情

可恶！线索还不够！服部及柯南都在为这件事伤脑筋。走上案发现场的列车厢，蹲下身子苦苦的思考。

“喂！工藤！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凶器只有那位叫什么黑羽的指纹？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服部苦恼的说。

“嗯！照这样看来是他的嫌疑最大没错……但是如果他是凶手，一定会设法为自己解脱嫌疑的……再说是一时冲动，也不会笨到没把凶器……”柯南突然想到什么事情，低头不语！

“工藤！你说的话让我想到一件事情了！那就是临时杀人的话，不可能凶器会没有指纹的！但这样说来，只有一个人有嫌疑了……”服部望向车外的人群。

“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为何要这么做？证据呢？及死者颈部的致命伤也是他做的？”柯南连续提出几个疑点。

咦？地上有个东西反光……柯南蹲下用手帕拾起这个东西。

“钮扣？”服部看向这件东西。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你看！上面还沾到一点血！”柯南对著服部说。

这时走来一位警员。

“请问……有没有调查出什么了？他们的行李都检查了吗？”服部向著这位员警问道。

“嗯！倒是没什么特别的……你看，在他们的前面都放著他们的行李呢！”那位员警说著。服部从柯南的手中拿过钮扣交给警员请他交给调查小组。

望著那群人的行李，服部突然说话了！

“工藤！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检查看看！”

“对！说不定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柯南也兴致勃勃的说。这是要破案的前兆。

在他们的行李里，服部及柯南尽量的仔细寻找。在一个一个物件前他们站定了。

“嘿！工藤！你想到了吗？这件事的原因始末！”服部笑著问，眼神望向远方。

“你打算怎么做？那个最主要的凶器，我想是不会留下的。”柯南也笑了。

“没错！但他却留下了是凶手的证据！”服部信心的说。

No.4 真相大白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火车已误点三小时了，快开走吧！检验小组有把命案现场拍留下来了吧！”目暮警官指挥著现场。

“毛利老弟！依你看凶手是他吧！”目暮警官指著黑羽快斗问著。

“嗯！没错！凶手是他！这条纲线可以证明！至于那位没见到的红色大衣男子，虽然不在这里，但已排除是杀人的嫌犯！”毛利小五郎如此说著。

“小兰！这下你可死心了吧！这条纲线是从那小子身上搜出的。证据已非常充份了！”“嗯……”小兰望向黑羽快斗。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及不信，但已无济于事了。

“我不相信！服部已经在找证据了……证明他不是凶手！”和叶仍不相信的说，心中的声音告诉她，事情还没完！依她看来是有人嫁祸的，而嫁祸的人是那两个身穿黑衣，行事偷偷摸摸的家伙。突然……

“对！事情还没完！主角们怎么可以走呢？”服部走下列车望著众人说著。

“我说服部，这是怎么回事？你又想捣蛋了吗？”目暮警官半闭著眼说著。

“目暮警官！你就听看看嘛！服部哥哥好厉害的唷！”柯南对著目暮警官说。

“嗯！首先呢……我说目暮警官，这条纲线是不可能插入人体肌肤的。”服部说著拿起纲线玩弄成一团，继续说著“因为……这条纲线是软的！”

“呃……”目暮警官讶异的望著那条被扭成一团的纲线。

“好了！事情也该告一个段落了！首先凶手的原意是要嫁祸给那位原本就不存在的人物身上！对不对呀！车掌-涉谷先生！”服部语出惊人的说。

“这……你就不要开玩笑，那会有不存在的人物？”涉谷勉强的笑著说。

“对！这位不存在的人物就是那位高大的先生！也就是你假份的。”服部又说。

“哼……你有什么证据吗？证明人是我杀的？凭什么说那位穿红色大衣的男子是我假扮的？你说啊？”涉谷激动的说。

“好了！我先问你一件事，你说那位穿著红色大衣的高大男子经过走道，踢到我的脚！那时候你在那里？”服部一脸优闲的问。

“这……我……我……”涉谷一时答不出来而愣住了。

“还有，那位喝酒醉的先生还在大声嚷嚷要下火车时，可听到他话的人应该是这个车厢里的人，包括那位高大男子！而上一站，火车根本没有停靠！试问……

这个凭空消失的人呢？还有你怎么晓得那位喝醉酒的先生在说什么？”服部继续说著。

“这……我当然是在要经过这个车厢的走道里听到的。”涉谷恢愎镇定的说。

“没用的！你的身上带了这么多的证证，是谁都欺骗不了的。”服部语出惊人的说出这句话来。

涉谷身子一震，大吼：“哦？那你拿出证据来呀！你拿的出来，我就认了……”

“涉谷！你犯下了二个错误！一、你的证词不该这么详细的描述事发的始末，而出现漏洞；使我认定你是那位不见踪影的人物。二、你装扮的高大男子不该在走道上为了要加深人们对你的印象而故意踢到我的脚。所以呢？当你踢到我的脚时，我的饮料却溅到了你的衣服，这是你料所不及的地方。现在你的大衣上应有残余的水渍吧！就在大衣里面！对！就是你现在所穿的大衣，你的大衣外表是蓝色，而里头是红色的，而那位高大男子的大衣表面却是红色而里面是蓝色，我没记错吧！而这件杀人案应是临时起意，凶器之

所以没有你的指纹是因为你戴手套的关系。一般人戴手套的话是会被起疑的，而你却不会。我说的对不对？车掌先生！”服部一口气交代完整个案情后，目暮警官命人去检查涉谷的外套；只见涉谷铁青着脸说：“不必了！我承认！人是我杀的……”说著猛抬起头来狠狠的说：“那个可恶的老头……早就该死了！他十年前与我爸是商业上的对手，后来……我爸的公司倒闭走投无路而自尽了……”说到这里不禁深深吸了口气续道：“他上车来到最后一节车厢时，向我说了一句话……喔！原来你是十年前那个和我是商业对手——窝囊废的儿子呀！怪不得长得这么像，可你却比你老爸好一些……不过呢……窝囊废的儿子还是窝囊废……哈……哈……哈……”

我……我受不了……受不了他对我爸的鄙视，我爸是我最尊敬的人……所以我一时气愤就拿起了棍子往他后面一敲……他就死了……”说著转头对著黑羽快斗说：

“对不起……我让你变为代罪羔羊……我的行为也跟他没两样了……”涉谷脸色充满忏悔。现场的人们不禁喟叹。

“抓起来！”目暮警官命令的下达指令。

“等一下！目暮警官！真正的凶手不是他！”服部的话引起现场的人一阵骚动。

“哦？服部！你在开玩笑吧！他都已经认罪了……”目暮警官不解的问。

“事实上，那时候勇纪则夫还没死！只是昏过去而已。”服部又说。

“那……那谁是凶手？？难道是他们？？”目暮警官指向黑衣人。

“不！虽然他们的确不是好人，但人不是他们杀的。”服部赖洋洋的说。

“呃……不是好人？？”目暮警官疑惑的重覆服部的话。

服部自知说溜了嘴，连忙说：“凶手就是她！”指著中野美香。

“我？别说笑了！我可是都没离开过这个车厢，只有去一次厕所。而且这位先生的证词也可帮我作证的。”说著指向永森裕一。

“哼！证词吗？我可以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到过厕所！因为他吐的秽物好巧不巧的就在第二节车厢的走道，这证明他去的并不是厕所，而是通往第二节车厢的走道上。”服部定定的望著中野美香。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嫌疑的人就是他了，为何扯到我的头上来？”中野美香依然缓缓的抽著烟。

“没错！这样一来他是有嫌疑……可是你也不是一样有嫌疑了？”服部反问。

“哈……照你这么说，那也倒是了！”中野美香依然抽著烟。

“还有一件事，你是逃不了的！那就是你的钮扣竟然遗落在现场。”服部慢慢的说著。

“你有什么证据，遗落的钮扣是我的？而且，我根本没到过后车厢去！”中野美香这时吐出了一团烟雾问了这句话。

“你又说错话了！钮扣我会说是你的，是因为这个钮扣很特别，花纹跟你身上的钮扣是一样的。而且，这个钮扣沾有被害人的血迹……相信你的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检查出血液反应的吧！虽然你已尽量的把它洗掉。”服部说著。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了……我问你，如果我是凶手，那凶器呢？没有凶器的话怎能断定我是凶手？”中野美香嘴角溢出笑容。

“凶器当然是有啊！对不对？服部。”毛利大笑著向服部说。

“确实是没有凶器！她不可能这么笨的没有把凶器丢掉！”服部望著毛利说。

“什么？？这……。”毛利瞪大眼说不出话来。

“不过呢……你还是忘了一件事，那就是没把装凶器的容器一起丢掉，现在它就在你的口袋里！香烟盒中会有一根香烟它的滤嘴中间部份是中空的，仔细检查可以发现有一些残留致命的毒汁。”服部说完，所有人的目光一致看向中野美香的口袋。

“对不起！现在我要搜你的口袋！”目暮警官走向中野美香。

“不必了！我自己拿。”中野美香拿出了那支香烟交给目暮警官，而后对著服部坦承自己是凶手。

“那个老头是我……就是我杀的！一针狠狠的往他的颈上刺去……哼！他竟然还有余力拉扯我的袖子，死前竟还问我为什么要杀他……呵……呵……平时坏事做太多了，才会不记得吧！……我爸跟他是十五年同窗的好朋友啊……他……他竟然狠心的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我爸……自己赚黑心钱却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别人背！……”

这已是十六年前的事了……我是要调查当年的事才进入他的公司，好不容易才有机会靠近他的身边当助手！却无意中发现这件事情的真相……所以……他该死！那个人渣本来就该死的！”中野美香捂著脸大叫。

事后，警察带走了中野美香……留下了令人喟叹不已的事实，一个唯利是图的人被充满复仇之火燃烧的年轻女人所杀……。

“喂！工藤！那些黑衣组织的人要走了！”服部小小声的对柯南说著。

“没关系的！因为啊~我已经在他们的行动电话上做手脚了。”柯南不禁兴奋的说。

“现在跟？”服部问道。

“虽然现在跟最好……但小兰他们会起疑！等他们全都睡了再说。”柯南又说。

“会被追丢的！柯南，这不妥！”服部望著他们的背影。

突然，服部抓起柯南向著毛利兰他们说：“毛利叔叔！小兰、和叶；我今天要跟柯南去夜游！大概会明天才会去你家了……掰掰！”

“喂！服部……”和叶望著服部的身影离去，突然心中起了一阵疙瘩，彷彿会有不祥的事即将发生。

“啧！这小子！好好的不睡，要去夜游？有什么好玩的？”毛利咕哝的说著。

黑暗中，正有一双眼睛往这里看著，突然眼神闪过一丝镇定。

